

1949—1959

江苏短篇小说特写选

JIANGSU DUANPIANXIAOSHUO TEXIE XUAN



1949—1959

江苏短篇小说特写选

“江苏短篇小说特写选”編輯委员会編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49—1959

江苏短篇小说特写选

“江苏短篇小说特写选”編輯委员会編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〇〇一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三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耗1/32 印張 10 5/16 插2 字数 246,000

一九六二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十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封面設計：余連如

責任編輯：茅以春

責任校對：張云海
王湘樾

編 選 說 明

我們編的这本选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来在江苏发表的作品和江苏作者在外地发表的作品二十六篇。分为：一、短篇小说；二、特写、革命斗争回忆录和工厂史两大部分。各按发表年月的先后次序排列。

由于我們受水平的限制，选择不当之处，一定难免，同时由于資料不易搜求完备（特别是江苏作者发表在外地的作品），优秀作品可能还有遺漏。我們殷切地希望得到讀者和作者的批評和幫助。

在整个編选过程中，曾經得到江苏各地文艺部門的热情支持，在此表示謝意。

編 者

BAH/04

目 录

柳堡的故事	石 言 (1)
边老大	陆揚烈 (33)
荣誉	陆文夫 (46)
婆婆和媳妇	苏从麟 (60)
平凡的人	雪 雯 (74)
媽媽开会去了	王善继 (83)
在泉边	方 之 (93)
两个加油工	滕凤章 (105)
海堤	桑 林 (122)
翠蓮	石 言 (137)
中秋之夜	叶 虹 (146)
营业时间	屈松云 (155)
接替	齐 明 (165)
在將軍家里作客	李 威 鳴 远 (178)
春潮晚来急	殷志揚 (182)
七里洲上的历史风暴	劍 韻 克 辛 (196)
蛇医季德胜	高 斯 (206)
厂长在我們当中	海 曄 (219)

北京——莫斯科·····	楊 苒 (231)
虞山长青·····	仲国鋆 (248)
郭村保卫战·····	張 藩 (263)
太湖风波·····	陈立平 (276)
一支烟·····	胡海定 (292)
大鬧警察局·····	晨光机械厂厂史編輯室 (297)
父子兵·····	刘 坤 (309)
人在机器在 党报一定印出来·····	韜奋印刷厂厂史編輯委员会 (314)

柳堡的故事

石 言

四班长向我汇报他班里的工作。汇报完了，他面色忧愁，望着我慢慢吞吞地说：“指导员，我们那个副班长思想有点不大正确哩！可能性，他企图腐化，跟我们班驻地的那个姑娘。”我不由得大吃一惊，说：“喔？这小鬼。”

我一向把四班副当小鬼看待的。我看他长大起来。“成份统计表”上有一种出身叫“革命士兵”：十六岁以前参军，没有在社会上干过任何职业的。四班副就是这么一个。一九四一年，他从晚娘的拳头底下偷跑来参军的时候，才十五岁，同志们瞧见了都笑：“哈！一个大兵！好大个子！”我当时在这个连里当文化教员，他的名字叫李进，便是我替他改的，那时他总是满身灰尘，滚圆的红脸，背着根小馬拐子。人小心不小，他逞强好胜，越说他小他越装大，他的小馬枪照样能叫二黄下跪缴枪；他的手榴弹也能打三十多米远，把鬼子打翻到河里。……现在，不管他已经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不管他唱起歌来喉咙已经有点沙，可我总还认定他是小鬼。所以四班长这么一说，真出我意外。但再一想：今年……一九四四，他十八岁了哩！也难怪。

我这些想头，只不过喊一个“向右看齐，向前看！”的时间，便閃过去了。四班长又说：“我们部队刚一到，那姑娘便不住在家里了，过了几天又回来了。估计情况：是她家爹爹叫她‘打埋伏’到亲戚

家去，避避我們的，后来看看我們不錯又回来啦！……年紀很輕，看样子跟副班长差不多！”他輕悠悠地笑了笑。

我想起来了！四班住的那一家只前后两个草屋子，前屋門向北，后屋門向南，两个屋子門对門，只隔几步天井，是份穷苦人家。宿营房子就是我分配的。那天我是看見有个小姑娘，是相当漂亮。我虽然是指導員，看到好看的女人也会注意一下的。而且我当时还想过：四班住在里头不要出紕繆，但也沒有牽連到李进头上去。后来想想腐化的事情在我們部队里究竟太少，何必多疑，也就忘記了，我好糊涂！

这么就是我指導員的麻煩事情来了，我問：“有沒有真腐化呢？”四班长說：“看样子还不会，发展下去就难說。……本来我也沒有注意，只不过看到李进他这两天的装扮，就象要出去表演秧歌舞似的。……”

喔！我又想到了。前天，李进和一些人挨在我身边讀报，我聞到有一股香气。正想查問，营部通訊員来催我开总结会去了，这几天真忙。不过爱漂亮也不一定就企图腐化啥！我問：“就这样嗎？”四班长很发愁的样子說：“哪里？給馬小宝撞破了！星期一上午我們不都出去打野外嗎？副班长說肚子痛，我叫他在家里睡睡吧。后来不是练习攻碉堡叫回去拿木头手榴彈嗎？我們班是馬小宝回去的，他莽莽撞撞一家伙奔进南屋里，却看見我們副班长躺在鋪上，那个姑娘坐在他旁边，一見馬小宝冲进去，那姑娘刷的站起来，两个人面孔都漲得象紅柿子。馬小宝跟李进一貫来頂要好，站在那里倒馱了。那姑娘一低头溜出去了，李进看样子心定了些，对馬小宝連連搖手說：‘不要讲，不要讲。’馬小宝开玩笑的問：‘你吃到了嗎？’李进說：‘瞎讲！沒有这个道理，你不要广播！’馬小宝答应不广播，不过他向我汇报了。”

我問：“那姑娘家里发觉沒有呢？”我很担心影响問題，这里是

新区，游击区，群众对我们新四军不算了解的。四班长倒放心的说：“不会发觉，那天她家那个老爹爹一早就出外给粮户家浇场去了，不在家。她妈妈是个半聋子，又有点什么鬼病，一天到晚躺在房里哼哼唧唧的，剩下个十一二岁的小弟弟，正跟我们一块打野外呢！”

我又问：“那么班里其他同志也都不知道囉？”

四班长说：“真怪，不知怎么搞的，到昨天全知道了，昨天晚上便扯起这个乱谈来。”

“他们反映怎样呢？”

四班长想了想说：“反映？反映倒没有什么，大家多半是说着有趣的，也知道他不曾腐化。总是说人长得漂亮到底好，象我们副班长多得力。不过这么一来，副班长今后讲话的威信方面是有点成问题。平时顶好抬杠的何金标，这回二话不说，光是笑。”我问：“那么李进自己怎么样？”四班长说：“他还蒙在鼓里呢！大家知道他顶爱面子，没有当面揭穿。不过星期一到现在，唉！五天啦，我有心注意着，李进他们两个，的确有点子两样。”我问怎么两样法。四班长笑起来说：“就是跟平常不同罢囉，我也装不来这眉眼。”我知道，四班长是个“老好人”，讲话怪有趣，人却顶忠实。我说：“那么你这个班长的意见怎样处理好呢？”他说：“我想，最好你找他谈一谈，还有……”他忽然犹豫起来，试探着说：“我们四班跟连部房子调一调防好不好？”

我完全体会他的意思，李进是他班里的战士提升当班副的，四班长疼爱他的副班长，就象父亲疼儿子一样。他内心一定在同情这个十八岁的青年，他舍不得熊他，而且李进个性强，不容易转弯，他没有办法了。我便说：“我先找他谈谈吧！调房子的问题要跟连长商量。”

四班长临走，微微的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要都是老百姓，倒是很好的一对呢！”

我就去找李进。

李进确实有些花花绿绿。这几天我忙着开会总结五个月的政治工作，跟战士个别谈的很少，上课，点名，副班长总是在并列纵队的后面，我没有专心去看他。唉！他确实是变得格外漂亮了！

我一眼从他头上看到脚上：他戴着顶士林布天蓝色的军帽，不消说是自己找洋机“踏”的，新发的钢青色军装又挺又干净；皮子弹带的钮子底子衬着红绸子，还在束上的黄铜头闪亮的鬼子皮带上挂着刺刀；腿上是他在夏家渡战斗缴到的鬼子黄呢绑腿，用什么蓝色染过了，成了墨绿色，打得滚圆挺直；脚上穿着自己做的两截头鞋子，白色的，用天蓝布镶着皮鞋式的边……。

李进发觉我在研究他，不免心虚，笑咪咪的叫了声指导员，我说：“来！我跟你谈谈！”我们沿着小河边的柳树行走去。

走到一棵大柳树荫下，我转身停步，一手撑住树干，劈面问：“李进！你近来在动什么脑筋？”我知道，这小鬼非常机灵。明人不必细说，果然，他连头颈都通红了，低下头一阵子，又忽的抬起头来，黑眼珠射出顽皮的光，照旧活潑胆壮，他旁若无人地说：“我晓得秘密暴露了，排副上午看到我，点点头说：‘你要犯错误了你要！’指导员，我并没有犯错误！”

我两眼盯着他，说：“那么你为什么打扮成这副架子，花花绿绿的不害羞？”

他好象浑身钻进了大麦芒，他低下头说：“我承认，思想不正确。”

“你有没有跟那姑娘腐化呢？”

“没有！”

我虽然已有几分相信，但还得追问一句：“坦白一点讲，有没有？”他摊开手说：“真的没有！指导员，我对你还会说假话吗？没有就是没有！”

我索性在树根旁坐下来，拍拍青草叫他也坐下。我说：“你把那天假装肚子痛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他闭起眼睛咬咬嘴唇，看来在组织他的发言。这小家伙向来伶牙俐齿，喜欢把话说得很周到的。一会，他开始了：“我当时倒真是有点肚子痛，没有什么大不了，留在家里，我自然是想找她讲几句话。我躺在那里，想空头心思，想怎么样子同她攀谈法呢？我还在订计划，她倒先来了，端了碗开水，放在我旁边小桌上，叫我喝。”

“她就坐在你旁边？”

“不！她起先还站着的，她问我我们部队里有没有医官，生病为啥不叫医官看看。我本想说我肚子痛是假的，是想你。我倒偏偏说不出口，也不懂我为什么反倒假正经起来，客气得很，我说一点点肚子痛不要紧，歇一歇就会好的。她说怕受凉了，喝点开水吧，拿起碗要来喂我，我一慌一抢，把开水泼了一桌子……”

“我忽然闪起个念头，是女特务吗？”

“她还要去打开水，我就拉住她，我说肚子痛好了，我们谈谈心吧。她才抹干桌子坐下来，我们一下子心慌得要命，不晓得说啥好。后来我问她年纪、家里情形。她也问问我家里的事情，她说她不高兴登在家里，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她又问部队的事情，问跑路多不多？打仗怕不怕人？问我们有女兵吗？那批女兵怎么过日子的？”我问：“她有没有问我们番号，问我们人数武器弹药这些话？”

“没有。”

“后来呢？”

“后来马小宝这家伙就进来了！”我想了想，考虑他的话的真实性。他倒问：“马小宝汇报了班长吧？”我咂了下。李进说：“我晓得他总要汇报的，他是党员！”口音里并没埋怨的意思，却有一种“无所谓”的调子。我不满意了，我说：“你难道不是党员吗？同志！”

我就把腐化是最严重的破坏群众纪律的道理說給他听，这是很大的錯誤，軍紀黨紀都不容許。他却說：“我不是想腐化，随便腐化当然犯錯誤。談恋爱不作兴？‘小兵癩子’就不作兴談恋爱？”

“談恋爱”这三个字他說得有些生硬，我知道他是学来的。我有点好笑，我說：“你这是算在談恋爱，不算腐化囉！”他說：“当然！我是真的要她，正式的，我不会三心两意！”

呵！这个小家伙，他真的要她！他在轉什么念头呢？他倒长期打算了？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梦想，特别是“和平以后怎样怎样”的梦想，有的想回家种田抱儿子，有的想回去找伪乡长报仇。那么他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呢？我說：“你是新四軍，她是老百姓，你怎么能要她呢？休想！”他臉一紅說：“你們上級不是說‘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嗎？”我明白了，我說：“你想先搞好关系，等抗战胜利了跟她結婚嗎？”他悶住头說：“你猜到就算了！”但接着又天真地說：“上級要我仍旧在軍隊里，我就請假一趟，把她接回去。上級分配我到家里地方上去工作，我可以一面种田一面工作。她說她什么生活都会做：車水、耨草、做衣服……就是耕田不会。”这个孩子气的“胜利梦”倒真美滿，我說：“你已經跟她讲定了嗎？”他說：“沒有，讲了也作不来数的，说不定哪一仗我吃顆花生米‘报銷’了呢？害她？”

我想，他的“部署”倒确实很周到。但是不行，軍隊的紀律不容許！不能批准这个恋爱的“計劃”。我向他說明：老百姓还有封建头脑，特别是新区，田老头会第一个跳起来反对我們。同时，一个人这样，部队里个个人都可以这样，那还成什么軍隊？他内心斗争了，必答必答地把子彈帶子的揷鈕开开又关上，关上了又打开。我又告訴他，他这种行为首先就損害了自己的威信，班里全知道他的事了！

他震了一震，抬起头來說：“噢！这么說他們是看到了！”我問

看到什么，他說：“前天晚上，我帶哨回來，我們班里三個人也下哨了。我在前面走，走到家門口，看見二妹子在外面等着。噢！她叫二妹子，她等在屋子后面哩！拦上來要同我講話，我拼命搖手，何金標他們就在后面跟着哩！我回頭望望，沒有看見他們，我想還好，推她進了屋子，天曉得怎么搞的被他們找到了目標。”我問：“她沒有跟你說話？”他說：“沒有，沒有來得及。”我說：“你知道她要說什麼呢？”他說：“我怎么曉得？”停了一下，他對自己說：“哼！何金標一定要說我鬼話了……好！由他說去！”我說：“怎么能由他說去呢？你‘橫豎橫’了？決心違反紀律了？”他想了想說：“我坦白講，指導員，你的話我哪有不相信的？在你面前我也想：丟開算啦，拖泥帶水什么？不過我一回去，一看見她，思想就霍落的變了，自己也做不來主。你不曉得，她這兩天老是望着我，眼睛水光瀲灩的，象要哭，我住在她家里，真是不安心！”

這小伙子的心是被人家占領去了，這樣搞下去，要他不犯錯誤真不保險，我於是決心調房子，雖然這是下策。我說：“給你們四班調一個家里住住吧？”他很爽快的回答：“好！”唉！他是會下決心的，這大孩子！

二

我和連長副連長討論了一番，決定住到四班家里去。

這時是一九四四年五月，部隊打了車橋，淮寶地區的局面打開了，便進入這新區來整訓練兵。剛开辟的地方，政府人員還沒有來到，群運“双减”當然談不到。我們住的莊子離偽軍據點蔣橋只十五里，特務活動是肯定有的。我找馬小宝談過，他說：“本當我真想不匯報，後來看看他們兩個還是繼續在‘通無線電’，我想小團體觀念到底要不得，萬一那女的是特工呢！”

不過我們連住的小柳堡，是個窮莊，大都是佃戶，不少幫工的，

特工的可能性不大。

星期日上午我們忙了半天，跟四班調防，那家的老头子听說連長要來住，慌了手脚。我看了房子：北屋是他家正屋，虽有鍋灶，却沒烟囪，一燒飯就不能辦公；南屋虽然破些，收拾一下还行，老头子和小男孩本是睡在南屋里的。我同他商議，要他們一家住北屋，南屋騰給我們住，老头子連連點頭，小男孩非常起勁地把破被破衣服搬到北屋去。連長副連長住房里，我和通訊員們住外間。一直到攤開鋪，挂好皮包，也沒看見二妹子。司号員在外面吹開飯号了，大家都去集合場吃飯了，我還在找皮帶，等我走內房里出來時，却看到二妹子站在北屋門口，正向我們南屋望着发呆，她看到我，一轉身進房里去了。

我看清楚了，她有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長得很俊俏，身體也健康，不過臉色陰淒淒的，象死了什麼人。她穿一件灰色的短衫，好象是柳條花的，但舊了，補釘不少，而且太小了一點。她轉身的時候，她那烏黑的辮子摔了個小半圈。我想：她哪里會是特務呢？我放心吃飯去了。

後來我找老头子胡扯亂談，了解田老头今年四十五，看來却象五十挂零了，滿面風霜皺紋，身上補補挂挂的。他大女兒嫁了，小男孩叫小牛，十一歲，他種了大柳堡汪老掌櫃家三畝多田，還給老掌櫃幫幫零工。他對我又恭敬又害怕，好象很不願意我問他的家底，更不願意我問他田地的問題，只是唉聲嘆氣，我知道這是他怕事，減租減息的风聲早從東南天吹過來了！

那麼拉倒！我們部隊幾年來難得大練兵，這次任務很重要，發動群眾不是我們的事，不象特工就算。李進也在小組會上檢討過了。我想這件拖拖拉拉的事，总算告一段落了。

我跟小牛漸漸混熟了。這小孩活象他姊姊。到底是新區兒童，開始還畏畏縮縮的。有一天我獨自在家整理材料，發現他在門口

偵察我，我對他咧咧嘴，他笑了說：“你是指導員吧？”

“是啊！”

“你最好！”

我凭空受了表揚，倒奇怪了，我問：“我怎么最好？”他頭一歪說：“李班副告訴我的。”

又一天，我胃痛老毛病發了，正躺在連長床上休息，小牛來了，站在我身邊好一會沒動靜，我正想問，他開口了：“指導員，你們住在这里還走呢不走？”

我感到侮辱。一定是這個老頭子在嫌我們了，望我們走。我大聲地說：“不走！不走了！老住你這塊！”小牛臉上沒有表示什麼，他想走了，准是有人叫他來問的吧！我慌忙叫：“喂喂喂！我們要走的！哪一天走我也知道，就是不給你講！”

“給我講，給我講！”他着急，我欢喜，我說：“你先告訴我誰叫你来問的，我再告訴你哪一天走。”他說：“不，你先講哪天走，我再告訴你誰問的。”這小鬼好滑頭，不過到底是孩子，至少已經暴露了他奉命而來的。我決定改變部署打迂回：“哼！你不講我也能猜到是誰問的！”

“你猜不到！”

“我猜得到！”

“你非猜不到！”

“我非猜得到！我猜到了怎呢？”

“你猜不到怎呢？”

我拿起桌子上的米達尺對我左手心擲擲，說：“我給你打十下手板子。我要猜到了呢？你給我打十下吧？”他望望我的尺，又望望他的小手心，他動搖了，我連忙挽回危局說：“不打你，就刮你十個小鼻子吧，輕輕的。”他笑了，說：“你要猜不到，你就給我刮十個大鼻子。”我說：“好！是你爹爹叫你来問……”

我話未落音，小牛哈哈大笑起來，跳着叫：“十個鼻子，刮十個鼻子！”我假裝狼狽不堪，說：“那是誰叫你問的？”

“我二姊！她還叫我問你……”他突然縮住舌頭咽口唾沫。我馬上追擊：“還問什麼呢？”他恢復了活潑，伸手過來說：“不問不問！十個鼻子！”我把臉伸過去，但用手掌護住，我說：“講！你講了我就給你刮。”他宣布了：“她要我問：你們新四軍娶親不娶親？……她想想又叫我不要問了。”包圍戰勝利結束，我賠了十個鼻子。便一本正經的向他解釋：我們要走的，哪天走不知道，上頭一有命令就得走。討老婆這會是不行的，要打走鬼子以後再說。小牛忽然問：“你們打鬼子二黃？”我說：“打！怎麼不打？車家橋就是我們打的！……你說鬼子二黃好不好？”

小牛突地皺起鼻子，搖搖頭，返身就跑出去。我聽見他咬牙切齒的聲音：“我恨嘯！”我一陣激動，急忙起來工作了。

當天晚上出了一件事情：

我身體不好，睡覺象貓一樣容易惊醒。仿佛近半夜，我給一陣吵聲攪醒了，那是從北屋房裡透出來的。我听：田老头子咕嚕咕嚕的罵，又大聲喝起來，而且還象在打什麼。忽地又聽見女孩子的哭聲，不敢哭响，聲音可非常淒慘。我周身火燒起來，正翻起半个身子，恰巧看見老头子從北屋扑奔出來，跑到屋外場上。接着，我又聽見一陣嗚嗚的嚎哭，象狗哭一般，這是老头子！

父女倆的哭聲，老太婆的哼哼，忽高忽低的好多時候，我腦海里浪頭起落：什麼鬼事情呀！這樣惊天動地的？難道李進闖下禍被發覺了嗎？……不可能！這小鬼在我面前從來不說謊的，什麼內心話都肯翻出來！……那麼又是什麼呢？……我的結論是空想無用，以後再調查吧。

第二天老头子出門了，據小牛說是掌櫃家叫去收麥去了。是的，麥熟了，團部已來了指示，叫幫助群眾割麥。吃過中飯，全連都

在野外帮穷户们割麦。连部帮的就是田家，二妹子和小牛领着我們，我們才仔仔細細的看了她。她今天换了件天藍色的短衫，还相当新。烏亮亮的前刘海在风里飘飘，太阳光下，金黃的麦田，衬着她緋紅的脸，的确很招惹人。不过眼睛有点紅肿，那是昨晚哭多了的缘故。

四班割麦的田地恰巧在我們旁边，我注意着李进，李进却远远避开我們，头也不抬地割。

哪知道就在这天的夜里問題明朗了。一点钟光景，我到各班去查鋪，到四班，好几个鋪空着，他們放哨去了。我走了一遍回来，脫衣睡下。过一会听见两个人劈的拍托走来，那一定是五班副老郑和四班副李进来交哨了。我在这連里登老了，晚上走营部开会回来，我們連的哨兵老远叫“哪一个？口令？”我总能听得出是誰的口音。几个班排干部，那連脚步声都辨得清的。我从眼縫里瞧，果然是他們，在看香交哨。那时我們都用盘香来記放哨钟点，两盘香一班哨。五班副很快走了。李进却輕輕地向我走来，他那两截头鞋子是新的，底硬，虽然他蹣手蹣脚，还免不了有些声响。我假装睡觉，还微微打呼。一会，又听他走到門口，我一睜眼，見他站在門檻上，靠着門框，外面月光明亮，他托着头，咬着指甲，象在想什么严重的事情。后来，他走出門，咳嗽了几声，走了。我閉起了眼睛正式睡觉。

好一会我睡不着，燥热得很，我想：起来到外面凉爽一下吧。便披衣出門，走到屋角上……我急忙縮回身，我看見：李进和二妹子面对面站在場心里呢！

我本想大声責問。但是看他們的态度很規矩，我想：还是看明白究竟再說吧。这时皓月当空，如同銀片，我分明看見李进簡直是虎起了面孔的，他們是在談話，但是距离二十多米远，我听不清，正好一陣风吹来了，我听到二妹子在哭，她的肩头动个不住。李进伸